

笛坛一柱

——贺《张国柱笛子独奏专辑》出版发行

□张旭

二十多年前，笔者常赴京西公务，眼见一巨坑，再过些日，兀然见其中竖起数百大柱，斑驳苍劲，直指青天；转眼两年，再过故地，赫然见到的是美轮美奂的香格里拉饭店。

如今，社会“苟日新，日日新，“大柱”们也在创造着自己的“香格里拉”了，这就是《张国柱笛子独奏专辑》的出版发行。

黄尚元曾说：师兄简广易，苦练18年，铸就“旷世金笛”。

国柱追随恩师简广易苦练30年，铸就“金笛再世”。

《笛坛一柱—张国柱笛子独奏专辑》(以下简称CD)的出版发行，使我们聆听到《家乡赞》等七首简广易先生经典笛曲再现于世。人们将发现，国柱将恩师的曲目演绎得惟妙惟肖，天衣无缝，曾为笛友们惊呼：“简广易再世”！

此言既出，国柱并未沾沾自喜，而更加怀念追随恩师学艺的蹉跎岁月。

少年时代的国柱，在天津街头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广播中，第一次聆听到笛曲，那时而宛转悠扬，时而高亢明丽的笛音，刹那间将他摄魂夺魄，神往灵飞。于是，他不顾一切地如“夸父逐日”般地向前追去，追去，追逐那承载着自己魂魄神灵的“天籁之梦”。

这一追，就是五十年。

顺着笛音，国柱追到了北京，拜在恩师简广易门下，苦苦学艺三十年。

声名赫赫的简广易先生愣了好一阵，眼前唐突来访的少年着实让自己大吃一惊，看着衣衫贫寒、兴奋异常的国柱，一手攥着火车票，一手挥舞着小柳笛儿，在语无伦次地倾诉“天籁之梦”。

简广易亲切地笑了。他明明看到的是十几年前的自己啊！嘉陵江畔，山城闹市，少年宫中，不也曾有过如此这般的少年吗？

简广易听罢国柱自学自撰的“笛曲”，失望地摇了摇头，然后，手把手地从持笛的指尖手型到臂

力肩甲，自丁字步站姿再到气唇舌指，全面梳理了一遍。

当如坠五里雾中的国柱再次吹响笛子时，自己惊呆了！那笛音，似恩师话语般的轻声曼语，如恩师手中香茗般的清香飘逸，长大成年后从不善酒的国柱却真的为自己的笛音沉醉了。

京津铁路，车水马龙，南来北往，游人如织，然而，这一切与国柱无缘。春夏，他夹杂在货车车厢，任凭雨水劈头盖脸；秋冬，他蹲伏在运煤车头，何惧寒风凛冽刺骨，怀揣柳笛，心自朝阳。那“朝阳”，就是觐见恩师，问笛学艺。

好不容易见恩师一面，简广易先生常常仅仅教一个笛音，最多教一小节笛曲。国柱问：“什么时候可吹曲子？”恩师答：“还早着呢！”三年后，再问。恩师答：“曲子，一天可教完，可那样，你能学到什么？”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在恩师近于严厉苛刻且循循善诱的悉心指导下，国柱进入小小笛孔，发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大世界，在传统笛子理论的“气、唇、舌、指、手、滑、打、抹、沥、叩”，的基础上，又掌握了“甩、弹、飞、合（组合音，最多时4个笛音组合在一起）、冲（气冲音）、点、直、波、震（气震音）、轻、重、缓、急、虚、实、强、弱、拽（zhuai，扔的意思，超高音时用，很独特的笛音。）等等高端的指法技艺。

明末清初著名琴家徐上《琴况》提出二十四况，即：“和、静、清、远、古、澹、恬、逸、雅、丽、亮、采、洁、润、圆、坚、宏、细、溜、健、轻、重、迟、速。”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说：“这些琴乐美学理论的阐述，是以古琴演奏技巧手段为基础，而技艺上

的分析又是以其美学思想为指导，这就为后人研究琴乐演奏的技艺美学提供了非常丰富，并且可以借鉴与吸收的琴乐美学思想及技艺理论。”

古人和今人专家的提示，帮助我们进入国柱CD所演奏的笛音，姑名之“笛音二十四况”，“并且可以借鉴与吸收的琴乐（笛子）美学思想及技艺理论。”CD的出版，使我们的研究具备了实践美学的参照物。

歌德在《自然的单纯模仿·作风·风格》说：“它（艺术）以对于依次呈现的形象的一览无遗的观察，就能够把各种具有不同特点的形体结合起来加以融会贯通的模仿。于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风格，这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

国柱与恩师简广易先生追随的是刘森先生于近六十年前开创的刘森风格笛子流派，简广易先生告诉国柱：“我们是如歌的风格。”CD中，国柱演奏了刘森笛派最有代表性的《牧笛》《山村小景》，和《洪湖水，浪打浪》等四首民歌，充分展示出第三代继承和发扬者的笛艺风采。

作为吹管乐演奏家，常常精通笛、箫、埙、巴乌。国柱也不例外，CD中特向世人奉献了一首巴乌独奏《版纳风情》。

任何乐器演奏技术，其最高目标，不外是尽可能地模仿美妙的歌声，因为在音乐的领域中，最动人的音乐，毕竟还是人们自己的歌声。

音乐大师李维渤曾撰文指出：我们中国人称“洋唱法”为“美声”是不确切的。Bel canto意为“美丽的歌唱”，是专指18世纪

的意大利正歌剧和宗教戏剧的演唱方法和风格；它要求通过各种节奏、微妙的音色变化、复杂的人声技巧和丰富激烈的抒情，唤起听众高贵的情感享受。李维渤说：Bel coant应译为“美歌”，其内涵无论从技术或艺术上，都是极其丰富而科学的。邹本初《歌唱学》概括“美歌”为：“通、实、圆、亮、纯、松、活、柔。”

如歌，似乎是泛指。歌唱方法流派，有民歌、通俗、摇滚、美声等等，个中又分高、中、低、抒情、戏剧……。依笔者拙见，刘森笛派的“如歌”风格，应属Bel coant中类似帕瓦罗蒂的戏剧男高音，名之为“美歌”风格，似更恰当。

刘森先生曾把自己开创的“如歌、美歌”风格概括为：“律是基础，韵是表现；律好掌握，韵难学；律有数，韵无穷。”音乐学家沈洽《音腔论》讲：“一音三韵。”刘森先生讲：“我的笛子，一音七韵。”

韵，古人指“和谐的声音。《说文》：“和也。从音，员声。”《文心雕龙》：“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唐书 杨收传》：“夫旋宫以七声为均。”（均，韵也。）

在语言学，韵，原指汉语字音中的元音或元音加收尾音，即声母以外的部分，或声母和介音以外的部分，称“韵母”。自宋代以后，推及一切艺术领域，并作为艺术品的最高审美标准。所以，北宋范温《潜溪诗眼》说：“凡事既尽其美，必有其韵。”；“韵者，美之极。”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指出：“按照范温的这种分析，所谓‘韵’，乃是对于审美意象的一种规定，一种要求，即要求审美意象‘有余意’，或者说，‘行于简易闲

澹之中，而有深远无穷之味。’。符合这一要求，就是美；不符合这一要求，就不是美。”

由此，笔者推论，刘森先生的“韵说”有两种含义：

一、美之极的丰蕴。韵，在晋代仅指声韵而言，直播至北宋业已为一切艺术品的最高审美标准延续至今，它的生成往往在象外、意外、言外、曲外，需要观赏者参与，或者说只能在观赏者的审美观照中体味出来，即所谓的：风韵、气韵、神韵、余韵。如歌德说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包含着自已的美学理论。”韵，恰恰是理解刘森笛派“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

二、妙之极的技术。何谓技术？约翰·齐曼《技术创新进化论》说：“（技术）本质上它是一组关于生产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技术既是实践的也是认识的。”国柱牢记刘森先生“我们要把（六孔一筒）当做一根弦儿来用，打破孔与孔的界限，要没有痕迹。”，和恩师简广易先生：“我们是一笛一音，不是百窍一腔”的教诲，潜心琢磨，勤于实践，终于将宗师、恩师的教诲，炼化成强大气息支持下的姑名之“笛音二十四况”，奉献笛坛。

今天，国柱奉献给世界的CD，是一音一节的扎扎实实点点滴滴的积累，是感恩恩师谆谆教诲的心血凝聚，是向世界展示大隐隐于市的笛家的风采。

香格里拉饭店，以其俊茂丰伟、富丽堂皇而为京城一璀璨明珠。然而，触动笔者心扉的，还是那数百埋于地下的柱石。蓦然回首，想到我们百花齐放、五彩缤纷的默默支撑吗？感慨之余，赋词一阙，调寄《青玉案》：

笛魂一唱歌千古，最惊叹，舞阳骨。玉凤神州鸣律吕，宗师开创，美歌如诉，牧笛编新谱。

恩师历练节节苦，粒粒笛音似甘露。壮志少年天籁路。气唇舌指，二十四况，铸笛坛一柱。

今晚安安静静听唢呐

近日，在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有幸聆听了青年唢呐演奏家胡晨韵的专场音乐会，带着对唢呐原有传统民间的印象去，却带着许多惊喜、回味、思索而归！

演出刚开始，两首唢呐经典《淘金令》《百鸟朝凤》，胡晨韵的演奏自然洒脱，丝毫不带有民间的匠气俗味，呈现了现代年轻一代演奏家对传统的全新演绎；随后两首《阳关三叠》《阿里郎》胡晨韵又换了管子、朝鲜唢呐两件各具个性的民族管乐器，优美熟悉的旋律和演奏家在舞台上极强的表现力带给观众完全不同的感官享受；原为萨克斯创作的大型作品《中国畅想》更是带给我惊喜，演奏家竟然用唢呐这件印象中张扬吵闹的乐器奏出了如此优美的声音，功力非凡，如同一幅幅中国风情画生动呈现眼前。

而下半场则是唢呐更多的开拓和创新。《醉想》通唢呐的多种音色的变化运用，与演奏家干净流畅的叙述，把同样年轻作曲家现代优雅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

致；《夜深沉》高度提炼了京剧的精华，显示出国粹的魅力和唢呐的雅致一面，特别是其中的唱腔，惟妙惟肖，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唤凤》可以说是唢呐的巅峰之作，它从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了唢呐的各种声音和表现方式，带着所有观众探究了更深层次的音乐内涵。

最后，我非常喜欢这场音乐会的标题“今晚安安静静听唢呐”。也从中悟出了演奏家的深意，是的，唢呐这件印象中大俗的乐器，因为这样新一代优秀演奏家的出现，应该到了华丽转身，安安静静欣赏的时候了！

关于民族传统音乐的演奏，已故民族音乐演奏家原上海民族乐团第一任副团长孙裕德先生告诫我们：“文曲要武弹，武曲要文弹。”作为经常在音乐会中担当开场曲，起闹场作用的唢呐，在青年唢呐演奏家胡晨韵超强的气息控制和运用下，不仅保持唢呐的粗犷特质，更充分挖掘出了唢呐婉转动人、精致细腻的另一面，与孙先生“武曲文弹”思维

的美学原则不谋而合。

在胡晨韵唢呐独奏音乐会中的《百鸟朝凤》《夜深沉》两首传统曲目的演绎中，他通过科学松弛的口型和气息，运用“精粹提炼”过的唢呐声音，惟妙惟肖地将丰富多彩的鸟叫声及传统京剧《霸王别姬》中荡气回肠的离别之情刻画的丝丝入扣，使现场的听众都象音乐宣传册上要求一样安安静静地听唢呐了。

能将一件以大嗓门、声音直冲人耳际的个性民间乐器，修炼到能发出如此精美的声音来供听众赏析，确实功夫不凡，反映出演奏者胡晨韵在艺术上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人，并从他的唢呐演奏的新变化中给了我们启示，即传统音乐在传承的过程中，必须要有创新，才能为社会和大众接受。在胡晨韵的唢呐声中，我们听到了时尚和摩登的元素，因此，他能为当今都市观众的音乐品赏习惯认可和点赞。

（孙文妍 何小栋）

新加坡鼎艺团奏响苏州大剧院

应中国新加坡商会江苏分会之邀，新加坡鼎艺团于8月11日，一连5天远赴中国苏州的金鸡湖畔文化中心大剧院呈献专场音乐会。

“整场音乐会分为两部分，上半场围绕着中心友谊；下半场则以缅怀李光耀李光耀先生为主题。我们想通过音乐演出传递情感与精神，并让苏州的观众认识到李光耀先生这位巨人所为新加坡贡献的一切。”鼎艺团团长黄德励介绍，在鼎艺团的20位成员当中，大部分都有在中国接受音乐学习和深造的经历。本场音乐会指挥则是由鼎艺团音乐总监，国家文化奖得主郑朝吉博士亲自职棒指挥演出。

围绕着新加坡特色曲目以及中新建交为主题的音乐会上半场，是一首由本地青年作曲家王辰威所创作的《融》来拉开序幕的，作品结合印族与马来族的曲调并以华族乐器演奏，充分地向苏州的观众们展现了新加坡四大种族彼此尊重、和

睦共处的社会现象。在展现中新建交友谊的主题方面，鼎艺团邀请了著名二胡演奏家朱昌耀和著名笛子演奏家詹永明教授同台献艺。在鼎艺团的协演下，朱昌耀先生除了演奏《江南春色》，更与鼎艺团的胡琴演奏家们同齐奏《苏南小曲》和《扬州小调》；詹永明教授则为大家带来一首曲调欢快的《婺江欢歌》；接着也和鼎艺团笛子演奏家陈庆伦共同以口笛带来一首罗马民间乐曲《云雀》。除此之外，鼎艺团也委约了本土青年作曲家林亿谱写《星辰》，为几位目前在中国留学深造的鼎艺团演奏员而作的作品。这些曲目安排都十分贴切地展现了新中两国之间圆融的文化交流。

音乐会下半场则把重点移到了缅怀开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主题上。鼎艺团也特别向Eric Watson先生委约了‘Our Founding Father’s—Mr Lee Kuan Yew’《我们的亲人—李光耀先生》这首作品并于苏州作世界首演。

（陈宏伟）